

碎玉

傅也文作

唐偉良

南京書店發行

碎

玉(創作小說)

每冊實價大洋七角

作者傅也文

發行者南京書店

發行所南京

上海河南路
南京太平路

書店

特約經售處開封龍文書莊

分售處各省各大書局

版權所有
翻印許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初版

唐偉良

「碎玉」

（傅也文作）

一

上山下坡，跨崗越嶺的旅途已過了兩天，屏列在前面的還是一帶層巒疊嶂的高崗，山中有雲，雲裏藏山，重重疊疊，隱隱約約，無窮盡亦無止境。一顆圓圓熾熱的紅珠，嵌置在山腰嶺端，吐出榴紅的柔光，滿天鱗雲染成赤色，山林樹木，受霞光反射，燦爛金黃。她雖是生長是鄉，而因在聲音噪雜，煤煙彌漫的都市住久了，一旦得觀此種美麗瑰偉的落日山光，不禁心曠神怡，旅途的勞乏，幾全忘却。但她並不敢過分貪戀，知道不久的瞬息間，世界即為黑暗所主有，不得不加快速度，趕上光明。嵌在山間的紅珠，非惟不可憐這孤旅而稍停片

刻，並且因她的追逐，加緊步武，滑她跨上山腰，牠已在更遠的山邊滾落無踪。

荷城，她的故鄉，貼近山麓，白牆黑瓦，宛然在目，數縷炊煙自瓦間冒起。她知道下山入城，只須三十分鐘，即可到達。她想：「橫堅太陽已經沒了，路也很近，慢慢地走罷。」獨自坐在半山亭中稍息。此時她的故鄉是放在眼底了，而她對故鄉的趣味並不若動身時的濃厚，覺得這是無聊的沒有意思的，如此遼遠地趕歸。故鄉究竟有什麼值得留戀？對自己究有何種關係？為什麼趕歸故鄉？這些這些，先前她都會加以思考，的確，故鄉對於她沒有什麼感情，更沒有什麼值得留戀；父母死了，財產由英妹承繼，她和故鄉的關係，也完全斷絕。然而，她要看看久別的故鄉，更要看看英妹和少卿，自己在外儘過着流浪生涯，無一是處，還是回歸故鄉，或可得些須安慰，這樣，她就

動身急切地趕歸了。但是，此種安慰之能否獲得，她深深起了懷疑，少卿見了有什麼意思？他肯給予些少同情嗎？縱使他肯同情，英妹能了解，可是自己的模樣如此狼狽，俗人的冷譏熱諷，怎能忍受？一股冷氣直透心窩，他再沒勇氣前進了。

山色逐漸昏暗，城影漸次模糊，寒風初起，砭人肌骨，山麓荷塘射出幽暗的燈光，在風中搖曳不定，她兀自坐在亭中，對飄忽隱約的故鄉發呆。進既不可，退又不能，怒吼的狂風，不絕地對她示威；蕭酒的細雨，紛紛地向她襲擊；她禁不起黑暗的唬嚇，耐不住冷氣的侵襲，終於鼓足勇氣，一步步地在黑暗中向着荷城邁進。

在犬聲狂吠中，她走進城北的一家朱漆大門。

『啊！姊姊回來了！姊姊！』英妹驚喜地喊着，當她進門的時候，『一個人走路來的？啊呀，辛苦了！』

「沒有什麼，一點沒有什麼，」她滿不在乎地微笑着回答，慣受世人譏笑怒罵的她，幾乎認定一切人們都懷敵意，所謂「親愛」已不能在人間尋獲；而此刻她驟然找得了，英妹依然和昔日一般的天真，對待自己也與昔日同樣的親切熱烈，這使他感到一種新的愉快，英妹身旁偎依着一個很像英妹的女孩，睜着靈活的眼睛向她投射一種奇異的眼光，料想這是甥女兒了，她很親熱地去拉她的手，一邊對美英說：

「僅僅數年不見，甥女都這麼長了。叫什麼名字？幾歲啦？」後面兩句是向女孩子問的，但她沒有回答，掙脫了她的手，更挨近母親不敢和她親近。美英俯身吻她的嫩頰，笑說：

「莉莉！這是姨母，是自家人呀。快叫聲姨母！五歲了，還這麼怕生。」

莉莉兀自對這位生客注視，看見她那微突的前額，顯露在空中的顴骨，高大而清癯的身軀，她的小心裏總有些懷疑這是她的姨母，輕聲地問母親：

「媽——她真的是姨母？」

「爲什麼不是？」美英不禁撲嗤地笑了，「她是我的姊姊，是你的姨母，誰來騙你不成？好孩子，快叫聲姨母，和姨母握手！」

「莉莉，我和你握手！」碎玉伸手去握，她也不拒絕，並且親熱地喊一聲：

「姨母！」

旋又躲在母親的身邊，靜寂地在看她們談話。美英得意地告訴碎玉，莉莉雖然只有五歲，但什麼事情她都懂得，居然也識得百多個字了，很聰明的，一教就會。她最歡喜畫畫，沒有紙給她塗就哭。真是

沒有辦法的東西。

『那很好了，你好好的教導她，將來可成一個小小畫家。』碎玉贊美似的說。

『是的，我也這樣想。』美英旋轉對莉莉說，『莉莉，你圖畫呢？快取來給姨母看！』

『在房裏，我去拿來，我去拿來！』

說着她帶跳帶跑的進廂房去了。碎玉看着她那活潑的後影，覺得異常地可愛，羨慕似地說：

『英妹！你真幸福，有這麼個可愛的孩子。』

『孩子是還算有趣的，但是苦死我了。』美英似恨非恨似笑非笑地回答，『因為她我一刻也不得自由，有時發狠起來，很想把她擲下窗去，然而她是好玩的孩子，實在捨不得，真是前世造下的冤孽，分

解不開的。姊姊！像你這樣無牽無掛，來去自由，才是幸福呢。我真懊悔，當初不該結婚，結婚是足以斷送人們一生幸福的。本來我可以進大學唸書，過數年快樂的學生生活，我覺得學生時代才是人生的黃金時代，值得我們追慕的；我的黃金時代無形中被剝奪了。結婚以後，接着母親去世，接着就是養孩子，把我累死了，那裏還能往外讀書？姊姊！你真有趣，可以隨心所欲的在外面跑。」說着她滿現着不勝羨妒的神氣。

『唔？你那裏知道我的痛苦！……』不過，碎玉此刻並不想在她的妹妹跟前表白她內心的痛苦，別的思想却佔據了她的心間：她覺得這是奇怪莫測的，妹妹有了這麼個美滿的家庭，活潑有趣的孩子，還是聲聲訴苦，而對於自己的漂泊生活反生愛慕，她並不知道流浪生活不但軀體無所依歸，即精神上又何從寄託？自由固然自由，而苦

痛就在這太自由上面。在她此刻是熱望有一個家庭，有一個可愛的孩子來束縛她，使她享受一點人生的樂趣。她又想像當年少卿對她的狂熱的愛情，倘使當時勇敢地允許和他結婚，自己將處在英妹的地位，將做莉莉的母親，不知此時是苦是樂？

她正想入非非，莉莉已跳躍在她們的前面了，手持着十數張方方的紙塊，一張一張地遞給她，並加以說明：

『姨母！這些都是我畫的，這是雞；這是牛；這是貓捕老鼠；這是一座山，山底下一座房子，房子旁邊有數株大樹，樹上有鳥兒在吱喳歌唱，很好聽的；這是什麼，你曉得嗎？』

她指着一張圖畫問碎玉，碎玉笑說：

『不曉得，你告訴我，這是什麼？』

『哈，媽！姨母連這東西都不曉得。』她對母親說了後，轉向碎

玉說，「這是插秧圖，種秧，你看見過沒有？種田的時候，我們家裏是很熱鬧的，央了許多人來幫忙，老四伯也來，媽！老四伯待我很好，我很歡喜他。」

「唔，老四伯會抱你，你就歡喜他嗎？」美英笑着插了一句。

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」她並沒說出爲什麼不是來，仍是指着圖畫與高采烈地說，「這是四方田，這些是秧，農人正在施種。唔？這邊角上應該畫一個送飯的孩子。媽！拿筆給我，我添畫上去。」

「好啦，不要吵啦，明天畫罷。」

「好，媽！我明天畫一個送飯的小孩子上去。」她又繼續翻閱其餘的圖畫，碎玉在聚精會神的看，感到深切的趣味。她問：

「你送我一張好媽？」

「你快挑選一張上好的送給姨母！」母親的命令。

「好的，我挑一張送給你。」她着手挑選，說，「不好，這張也不好。就送給你這張插秧圖吧。」

「你不是說還少畫一個送飯的小孩子嗎？」

「是的，媽！我要添上去。到房裏去畫。」說着她又跳跑到廂房去了。

「少卿呢？到那裏去了？」碎玉問起她的妹夫。

「他在中學教書，因為校中開什麼會議，說不定今晚不回來。」

「他近來可好？」碎玉極關心他的近況。

「好是好的，不過，性情比從前更壞了。」她慘淡地回答，「他若高興時，容易說話，那是再好也沒有；但這種時候很少，近來更壞，稍不如意，就發脾氣，胡亂罵人。真是專制魔王，不容你開口分辯的。咳！」

『唔，他的性情，先前原是很急躁的。』她的心裏很明白英妹定是吃了少卿的虧了，在她的言談間已可窺知她的積憤，她的不滿。她對她深表同情，因為她知道少卿是不事將就的人，而他的熱情確是可愛，所以她絕不願說他的壞話，『但是，人倒是一位忠實同志。』

『忠實嗎？不見得！』美英苦笑着回答，隨即長嘆一聲。

碎玉料想她倆間定有什麼罅裂了，只是不好追問究竟，心中納悶，默不發聲。過了些時，美英才想起她旅途勞頓，應該休息了，親熱地請她安息：

『姊姊，你從前住過的那間房，還是空着，我想還是請你住那邊好嗎？』

『好的。』說着她立身來很慣熟地向左首拐彎。

『姊姊！大約路上很辛苦了？』當她倆走進房時，美英更親切地

慰問。

「沒有什麼，在外面流浪慣了。」

「我想你這幾年在外面定是飽嘗艱苦的，早想請你歸家休息，只是不知你的行止。姊姊，你自那年別後，為什麼老是不給我信？」

「唔？我誰都不願寫信。」她的回聲很低微。

「這幾年的生活還過得好嗎？」

「英妹，不要問我的往事罷！」她顫慄地請求。實在她已飽受炎涼世態，從沒領略過人類的同情，一旦回家，承英妹如此熱誠，赤心相待，使她感得流淚；并且，在另一方面，由英妹的幸福家庭——在她的心目中總認定這是幸福的家庭——映照著自身的悲運，更引起莫大的傷心。

「是的，姊姊，路上太辛苦了，請早點休息！明天見！」她說著

含笑退出房門。

房中一切器物的陳設，還是如十年前模樣，不曾變動絲毫。靠窗放着朱漆剝落的長方桌，右首是雕琢精緻的古木床，對面是梳粧台，床邊放着大櫥和箱子，這些物事，每件對她都非常地親熱，她和她們都有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感情。最初佔有這間房的是誰，她固然無從得知，但她知道她是在這間房中與世人見面的，也就在這間房中長大成人；後來母親死了，是繼承，往後又做她們姊妹倆的書室，靠窗的桌子就是她們的寫字檯。然而，曾幾何時，人物雖故，事主已非，在昔她是此房的主人，此時却是此間的座上客了。撫今思昔，不禁潸然淚下。

當歸家的刹那，她看見英妹的熱誠，莉莉的天真，感到一種融和的歡樂，覺得這是足以久居的。然這種愉快的心情，瞬息消逝。她

坐房中，撫摸故物，枯寂，悲哀，同時並發，深悔她不該歸家的，歸家究有何意味？窗外蕭蕭的細雨，颯颯的風聲，似乎都深切地擊中她的心坎。她怕憶起往事，而往事終於刻不停留地在她那脆弱的腦海中蕩漾，浮沈。

二

也是這麼一個陰沉淒寂的冬夜，悽風振撼山林，呼嘯作響；細雨迷濛大地，阡陌泥濘；她乘間脫逃了王家的羈絆，鼓着勇氣，孤身隻影，通過漆黑的曠野，跨越滿地孤塚的邱陵，戰戰兢兢地跑回家來，想哀求父母的援助，解除婚約。當時她很知道繼母未必同情，而父親確是痛愛她的。故她只是苦苦地向父親哀求：

「父親，你或許還不會明瞭我在王家所受的痛苦。我自離開家庭

後，簡直沒有一天不在愁城中掙扎，苦海裏浮沈。他家的環境，你是知道的，除了一間茅屋之外，什麼都沒有。一家食用，全賴我的些少工資支持。我自己知道我的命是苦的，『她長嘔了口氣，略停，接着說，『自己命苦，也不計較這些，只要腳健手健，多吃苦做工來侍奉他們也沒有什麼；但是，他們待我，咳，他們待我竟那麼暴厲，那麼苛刻，打呀，罵呀，什麼氣都在我的頭上出。……』

她說到末了幾句，聲音微低而哀長，淚珠撲簌地經過兩頰下流，她忙用手袖去承接揩拭，接着的話是混合在顫慄的哭聲裏的。

『今天中飯她要我倒茶，偶爾不慎跌碎一隻茶碗，這並非故意的，實在茶太燙了。而她，人貴的母親，擎起掃帚柄沒頭沒腦地向我痛擊，口中不絕地唾罵：『死了頭！沒教養的東西！我叫你倒茶，並不冤屈你，你敢故意摔碗！哼，容得你放肆！你以為上過學堂，認得